

晚清文学作品中的买办形象

（论文提纲）

广东 中山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胡波

近代中国的买办，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在协助外商从事对华贸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晚清中西文化相互碰撞时期，他们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方面，都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工商业转型过程中，他们起到了其他阶级、阶层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到十九世纪中后期，买办已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

但是，当时的社会各界对这一新兴阶层的看法和评价，既不客观又不全面，甚至是别有用心的诬蔑和丑化。而新兴的买办阶层本身，也缺乏自我话语权的争取和必要的自我表白，甚至对自己的职业和身份讳莫如深，甚至有意自我遮掩，不与圈外接触，以致社会各界对他们的产生、形成、发展、变化、性质、职能、特点等，一直缺乏细致深入的接触和全面的了解。

有趣的是，买办阶层越是自我遮蔽，越是惹火烧身。社会各界对他们的误解，由于他们自身的沉默和无语而不断加深。曾有过买办经历的容闳本身就认为：“买办之奉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官僚士大夫看他们时，始终带着鄙夷的目光。李鸿章虽然敢于破例起用买办，但他内心深处对买办亦存有偏见。思想开明的冯桂芬甚至认为：“今之习于夷务者说通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也。”底层社会的人们，对他们是又恨又爱，内心始终充满着矛盾。唯独那些文人墨客，他们天生就喜欢“雾里看花”，喜欢自

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和联想，努力地彩绘着买办阶层的群体形象。也正是他们的这种爱好和想象，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买办阶层的文学形象。

晚清以来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游记之类的文学作品，多角度地反映了买办阶层的社会生活，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买办形象，使人们对熟悉而又陌生的买办群体有了生动具体的认识。尽管文学作品并不完全是社会生活和买办群体性格特征的真实写照，但它恰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和历史细节的缺失，从内容上丰富了近代中国的买办形象。

一、文学书写：买办形象立体呈现

通常，人们对于近代中国买办阶层的认识和了解，主要是借助通史、专门史、回忆录、人物传记、年谱、档案、报刊杂志等提供的信息来实现的，心目中的买办形象也主要是通过这些间接的信息来建构的，较少注意到文学作品中的买办形象的真实性和参考性。

事实上，晚清文学作品中的散文、游记、诗词、小说、戏曲等，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近代中国买办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品格。在小说和曲艺里，有的直接塑造了生动的买办形象，有的塑造的买办形象，甚至就是真实的记述和客观的反映，对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点显然有着引导的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晚清时期，反映买办群体生活和个体特性的文学作品较多，如吴研人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财秘诀》、《新石头记》，姬文的《市声》，陆士谔的《新上海》，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佚名所撰的《文明强盗》，彭养鸥的《黑箱冤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证叟的《梼杌萃编》，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小说，王韬的《漫游随录》，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容闳的《西学东

渐记》，葛元煦的《沪游杂记》，《沪上竹枝词》等文学作品，就有许多关于买办形象的描述和个性的刻画，为人们全面和准确地把握买办和买办群体的形象，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和有益的参考。

二、 形象塑造：在想象与真实之间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晚清时期，大量的文学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买办的产生、形成、发展、变化，以及买办的性质、职能、地位、作用和人格特征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这些文学作品大都形象地再现了不同出身的人是如何成为买办的具体过程，生动地讲述了买办改变社会地位的曲折经历，详细地介绍了买办如何发家致富，如何改变自己和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命运的秘诀。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文学作品就是晚清时期买办阶层的百科全书，它全面地展现了买办群体的文化性格和整体形象，详细地披露了买办个体和群体真实的生活内幕。

在晚清文学作品中，虽然也有正面的积极的买办形象的出现，但毕竟屈指可数，更多的则是负面的消极的形象呈现。在吴研人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财秘诀》，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和彭养鸥的《黑箱冤魂》等作品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买办的斑斑“劣迹”和种种“丑行”。这些作品对买办卖国叛国，不顾人格国格，趋奉洋人的行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毫不留情的曝光。晚清文学作品中的买办，有的为谋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有的为外敌窃取国家军事和经济情报，帮助外敌攻打中国，有的甚至为外敌出谋划策，引狼入室，有的没有人性地帮助外国人利用各种欺骗手段，诱骗华工去外洋做苦力，

肆无忌惮地榨取中国人的血汗。前者如《发财秘诀》中的区丙，后者如《苦社会》、《黄金世界》招工馆的买办。可以说，晚清文学作品里的买办形象，几乎与“卖国贼”、“叛徒”、“汉奸”、“洋奴”、“走狗”、“骗子”相等同。

晚清文学作品中的买办，之所以大都以负面的消极的形象出现，固然有民族主义、爱国情绪和儒家伦理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在作者的大脑里作怪，但晚清时期的买办，确实做了许多有损于中国民族利益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的确引起过强烈的不满。尤其是在民族爱国主义思潮高涨和社会贫富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买办言行举止和日常生活的“洋化”、“奴化”、“腐化”，在客观上也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和愤怒。可以说，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的“反面”形象，实际上既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又是大众社会心理的一种自然流露。

三、 春秋笔墨：出入于褒与贬之间

晚清文学作品中的买办，固然被描写得面目狰狞，形象龌龊，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也有中国人勤俭吃苦的美德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也有商人职业性的机敏和勇于担当、遵守契约的品格。他们的经济行为，客观上加速了我国城乡商业的发展和若干农产品的商品化，有助于引进西方先进工艺、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近代化。他们积累的资本，投资近代工矿业和商业，逐步转化为民族资本，起到了抵制洋商和“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的意义。他们始终以一种相对开放和开明的态度，积极学习西方近代先进文化，大胆采用西方社会的文明成果，从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应该说，他们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的推动者，又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带头人。

遗憾的是，晚清文学作品大都倾向于揭露和鞭挞买办的“丑恶”和“劣

行”。除了普遍对买办为富不仁和种种劣迹表示鄙夷和憎恨外，有的作者有时也掩饰不住自己对买办极高的经济地位的羡慕之情。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 79 回说：“他得了那买办的头衔，又格外阔起来。本事也真大，居然被他一帆风顺的混了这许多年。又捐了一个不知靠得住靠不住的同知，加了个四品衔，便又戴了一个蓝顶子充官场。”在《官场现形记》的第 40 回中，作者认为买办比候补道、府的职位还要高：“有了钱赚，就是不回山东也使得。或者将来在上海寻注把生意做做，就像五科、翩仞两个，一年到头，赚的钱着实不少。不要说候补道、府跟他不上，就是甚么洋务局、营务处、支应局几位老总，算得第一分的红人，也赶不上他。”言语之中挟带着羡慕和肯定，评论之中也表现出理解和认同。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在这种褒与贬的交替之中缓慢地前进的。

可以说，晚清文学作品中的买办形象，是一个时代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的折射，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间接反映。透过晚清文学作品中的买办形象，人们不难把握那个时代的历史脉搏，真实地感受到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裂变和大众心灵的律动。而买办形象的尴尬，也印证了社会的驳杂和历史的苍凉。